

三十九

邯鄲市上昨非談

赤松光映著

全

增5
377



門不吉5
號377
卷

邯鄲市上昨非談



明治廿七年三月十二日
山田保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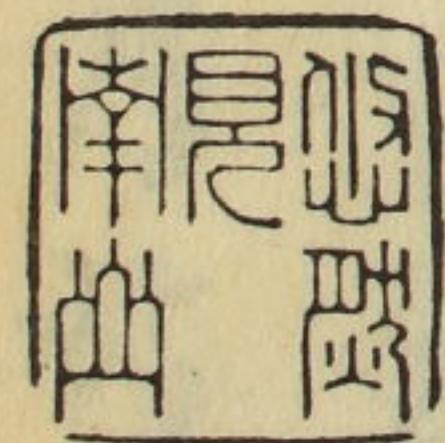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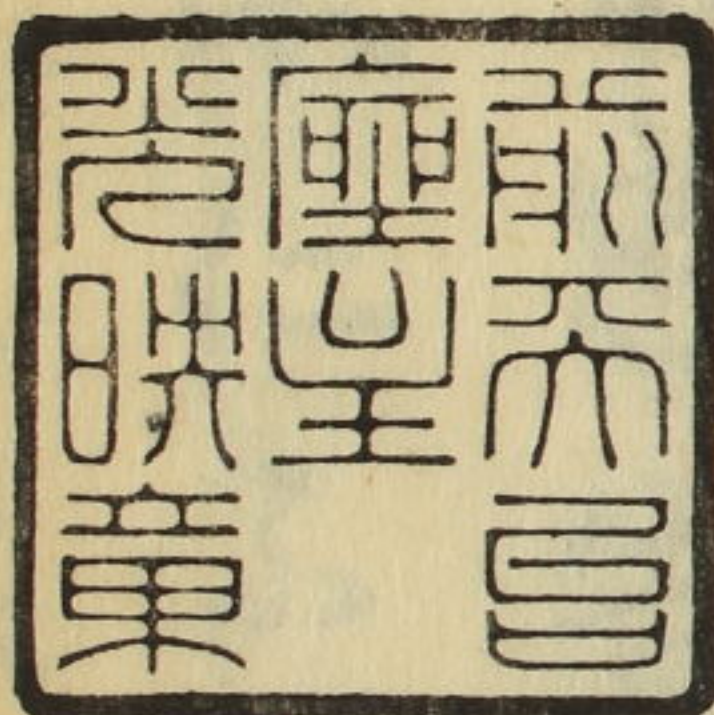
前天台座主赤松光映著

邯鄲市上昨非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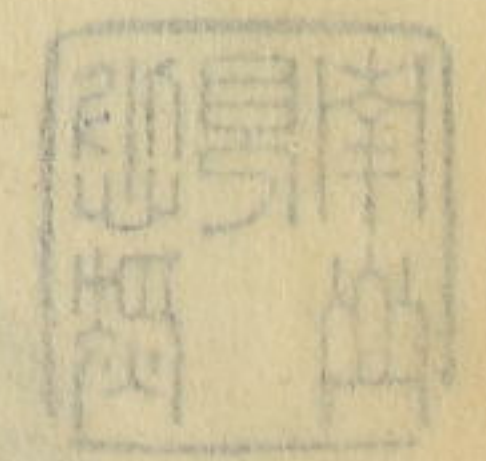
京都 山田保延堂梓

今
已

魏
子
書



蘇子書



原夫若屋漏缺失在上而
知之必在下矣故知者不
告則上不之知矣公而不
告謂之不忠告而不改謂
之不仁不仁不忠乃訪人之
不欲不可不察也或曰吾子

之所論意味激烈言語
猛厲恐觸世怒矣余曰
古人不言守藥弗瞑眩
厥疾弗瘳又曰上書不
激切則不能以動人主之心
憂國憂民者何料其身

存沒如其所論皆出自赤
心多雖一事不見行有拭
下民血淚則我甘為犧牛
矣或者失笑而去因識之以
充頰弁

二十三年二月

甘單市上町書記
笑或有須戰栗於是忽然而夢覺始知六十餘季之
非嗟夫遲哉駑乎遲哉駑乎遂筆記其筋骨名之昨
非談愈出愈非者其斯謂之歟

明治二十二季歲在己丑五月下筆故序
余乃豐後產也文政十一年求道而趣東都當是時
松平越中守定信朝臣已辭執政自号樂翁坐花醉
月以樂天然矣依尊信歡喜天每月十六日詣谷中
吉祥院院屬吾師所轄是故僧俗數人往助事務偶
會樂翁公欲上奏山陽日本外史廣布全國以故親
近緇素喧傳寫本余亦得讀之即批判曰山陽之批

評足利氏者意在批評德川氏山陽之搏擊北條氏
者意在搏擊閣老此書儻布世則幕府威權日減矣
故不可傳因數諍之公聞之將直談余應召即謁公
愕然曰過日來謂外史不是者汝歟荅曰然公曰歲
幾許余曰十歲公手賜甘味又問曰何謂誣言余舉
記豐臣氏事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擊殺羣僧僧頗
惧論之曰焚寺乃可惧已言羣僧必非一人僧侶雖
微弱羣僧豈惧十歲童義理之不通如斯之類書中
往往有之是非端人正士之可讀書公笑而止以我
小童此論不行遂上奏布之於天下至慶應四年德

川氏將倒星霜僅四十年歎不及悔不返嗚呼噫嘻
惜矣夫公德川氏之忠臣而有此失策例如司馬光
之其初稱王安石趙鼎之誤薦檜賊也昔者孔夫子
有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聖人尚然况餘人乎不可不慎也

○
余少年之比爲世所知之人有三個曰林子平曰蒲
生秀實曰高山被告郎林子平乃料海岸防禦者也
蒲生秀實乃述作山陵志者也被被告郎乃余未知其
何人世人相傳曰少入西京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
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艸莽臣某云云行路聚

觀而笑以此一事考其爲人是僞狂大姦賊矣在昔
直不疑不辨同舍郎之以失金疑不疑又卓茂不諍
失馬之人誤認茂馬奪之並是急釣名求譽而忘卻
污父母之遺體者也如斯之類世人不察而或稱之
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孟軻曰鄉原德
之賊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可不知也世又
相傳曰其人在東不得志西遊至筑後自殺于客舍
人不知其所以余以謂天道幸罰之也耳原夫大姦
大賊雖巧欺世上天道昭昭不可欺也王莽斃漸臺
安石蹶元祐二日雙眉之人其思之

甘肅通志卷之四十一
余十一二之比讀通俗三國志於新野落大生疑惑
曰孔明輔佐玄德而有此失策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幸有長坂橋上叱退數軍之張飛當陽軍中斬將拂
卒之趙雲故能免之若無二人則玄德必為黃泉之
客矣慶應四年戊辰五月十五日上野落之時恰似
新野落有被創染血之兵士有怯懦不見戰場之花
甲子有僧有俗又有僕以東叡王在慕之者有老夫
有小童有婦人有婢女於是愚以為若如曹操鐵騎
趕之則其禍難不可言也即千謀萬計盡力遂不損
一人一騎孔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新野落之

失策乃上野落之殷鑑也不可不喜明治十九年丙
戌之夏在浪華四天王寺間日憶想往事試論孔明
如左

昔者留侯有言曰號山雞於市曰鸞其不以為鸞而
訕之者十不一若孔明所謂其人歟蘇軾曰人也神
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朱熹曰若武侯即名義
俱正其為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坡翁宏才尚不
識其為人文公精密亦誤彼人品矧腐儒盲俗望見
山雞而稱鸞鳳固不足尤矣余十一歲之時讀通俗
三國志於新野落大生疑惑後讀陳壽三國志羅貫

甘單可上明非說
中演義李卓吾批評金聖嘆外書等數十返方始識
其不鸞鳳矣因今表出其失而誹議之具眼人當考
焉建安十六季馬超韓遂據潼關曹操脫袍斷髯之
時須急起荆襄兵以襲許都也當是時周瑜已死魯
肅為東吳大都督若與是合從則可吳必起兵輔戰
矣寧不然荆州無後患玄德自將大軍與孔明關張
等同迫魏軍則全功不可疑也然坐視傍觀而失此
大機會遂使馬韓取敗衄矣若云不知之則是不智
也若云知而不作則是不忠也不忠不智乃所入之
不欲不可不知也又建安二十四季秋七月先主破

曹兵定漢中之時破竹勢不可失孫子云如轉圓石
於千仞之山司馬法云凡戰擊其倦勞擊其大懼當
是時趙雲為先鋒黃忠為游擊張飛魏延為右軍馬
超馬岱為左軍許褚已食翼德一矛曹操亦錫魏延
一箭是以魏軍大恐懼奔回長安脫免勢豈有不追
之理矣然勸即位空費光陰令先主終不成其功况
獻帝尚在別設帝王則是亂臣賊子也青天白日誰
容此人不可不論也又怒關羽死先主自將伐吳之
時孔明置之度外遂致猊亭大敗人臣之道詎如斯
乎往昔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諫之不聽至大敗保

棲於會稽蠡盡力遂能雪其恥辱矣又燕王姬喜起
兵伐趙將渠止之不聽及軍敗粟腹死渠請和百方
彌縫亮也益學之或曰奈何雖諫不用余曰臣子諫
不用則泣從之或曰成都漢中奈何無守者余曰有
蔣琬有費禕守者固不乏也以道論之則孔明不及
王威遠矣吁又建興六年街亭敗績之時斬馬謖正
軍法上疏自降三等世人大稱之以愚視之固不足
稱矣孔明已知高翔非張郃對手使魏延以助之未
知亮思馬謖司馬懿對手乎否蓋街亭指麾以羊防
虎以龍拒蛇不待于戰而勝敗之形已見矣兵書云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曹真乃蛇臥龍子龍對是
空在祁山如兒戲似夢中其謂之何然而斬馬謖正
軍法降三等釣其名是等于曹操之借王厚頭鎮軍
心借自己髮正軍法賊智姦謀不可不察也又建興
十二年燒仲達於葫蘆谷之時欲與魏延共燒之嗚
呼是何謂也是何謂也魏延乃蜀大功臣也自趙雲
死智勇無出其右者孔明宜與此諮軍事然欲殺之
我不知其所由也無智瞎漢以此日驟雨傾盆爲司
馬懿之洪福以余觀之是天爲魏延霹靂滂沱夫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豈有以邪智姦謀得志之理矣魏

延反乃孔明令反之也孔明死乃皇天令死之也余自八九歲今至六十八歲熟視事成否天道昭昭無一可欺言語動作不可不慎也誹議孔明者殆稀輟耕錄中纔見之是其所以不爲鸞而訕之者十而不

一歟我今爲贗四皓嘲之具眼人其思之
嘉永六年癸丑六月米人波利侵我假名川之時余雖非其人憂國之餘深思遠慮推知有國家今日禍害筆記數條呈之當路曰當務急論曰龜桑夜談曰竹林寤語然而一事不行天歟命歟德川氏夢去朝廷夢來天下疲弊甚日自一日百姓困苦迫月於一

月諸佛不救諸神不助嗟夫奈何之我只日夜號泣于旻天未知能通耶不

櫻田事件乃在萬延元年庚申三月三日巳上刻尔後劇談笑語滿于道路其中有戲書侯朱門者曰淺野内匠頭高五万石忠義士四十七人愚熟考之是出于不勝憤懣之餘意歟昔者唐杜牧怒河朔三鎮之桀驁或作罪言或作戰論種種盡力以欲振國威朝廷不顧於是題一詩曰折戟沈沙鐵半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是賞孫權以不足五萬之兵能違抗曹操八十萬大兵其

意同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地雖不異人自有不同是謂之鐵半銷蓋杜牧之所以不勝憤懣也後及李德裕得志延之帷幄諮其籌策遂能收邢洛磁三州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者其謂之歟雖不悉果志願可稍醫其憤也若其得四十七人與不得乃我未之知矣

夫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自古未曾有不死之人只得其所爲難矣龍逢比干得之于前王莽董卓失之于後若其得失乃雖我未之詳維新之前後死非命者極衆且舉數人則堀利熙志賀金八僵于憂國花輪

次郎鈴木重胤踏于歌道賴三樹大橋順三上于梟木清川八郎中根長十郎下于黃泉其餘目明半七漁人重兵等數十百人不暇枚舉有自殺有他殺有暗殺有暴殺我不知其所由也又若死西京猶甚薩人欲入京薩人禁入京議論爭鬪死亡十餘人謂之寺田屋騷動又梟首足利三代遺像依之死者八九人謂之木像一件又相爭出入死亡有無難知者謂之日御門騷動又掠殺鈴木源內襲擊高取城敗入天川依之死者數千人謂之大和騷動又襲擊銀山砦籠居妙見山更護持澤某君戰于豐川前後死者

數十人謂之生野騷動又浪士數十人會合池田屋樓上將有所謀守護職制之因死者數十名謂之池田屋騷動又諸浪士侵禁闕會桑禦之爭鬪數十所其死亡不知幾許謂之蛤御門騷動其餘數十死一不可筭或曰姉小路公知卿之死乃髣髴櫻田賀川肇之死乃類似坂下入命至重然今其輕如斯蓋妖孽極歟中庸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未必德川氏滿天下之人不可不慎也

古人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誠哉此言乎余伏考德川氏之所以衰廢始於本

鄉丹後石河土佐岡櫟仙當殺而不殺終於膳所侯某當放之國除而不行信賞必罰乃國家大權不可以不嚴也宋鄭虎臣殺賈似道殞之木綿菴廁余不知何所以疑之有日維新際始知之有日時隆之進者盛阜藩士也一時脫走不知所往故國侯命除其籍後迨奧羽敗朝廷命爲執政焉又有栖山佐渡者國侯一族也迨奧羽有事自將兵士向秋田口數度戰爭未曾取敗衄矣敵軍稱謂鬼佐渡至君侯謝罪自請被衆罪於一身即趣東京朝廷命使舊君賜死于其藩此日偶日時隆之進亦死朝廷賜警衛藩士

皆送之葬式恰如國侯奇哉怪哉此夜葬具悉投之
祝融氏易以屎糞臭氣甚而不可近也猶山之墓反
之我於是忽然悟所以其殯廁嗟夫善惡黑白不可
以人力易識者其思之

蓋失賞罰不特德川氏矣似滿天下之耳目亦多失
之且舉一二論之則島田左兵衛尉浪士殺之妾宅
長野主膳亦處死罪並出攘夷論難遂然今日之形
勢其爲之如何又若永井雅樂國侯薦之國侯罰之
夫可罰則不可薦可薦則不可罰或曰是失取人也
耳今日在昔唐玄宗李林甫可罰而不罰後及知其

罪惡削官爵剖棺槨又元世祖及知阿合馬之姦乃
命發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又蜀先主誤殺劉封
及知其非罪乃慟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股肱矣又唐
太宗誤殺張蘊古後悔命覆奏終黜讒者權萬紀並
是事後之悔未知普天率土有悔之者耶否
噫齊之諫鄧人之美言然而噬之者世不絕矣過則
勿憚改者孔夫子之善教然而不改者殆不可算智
畧如曹操而尚辨解赤壁之敗以引端人正士之笑
才學如王安石而尚食釣餌遂非以釀仁宗皇帝之
疾由此思之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不啻郭

公也往時有帆足萬里者豐後人適來京師客居東福寺余以國人訪之談及佛教以彼所著書中有齟齬云云指示之且曰吾子以豐後僧觀天下之僧以彼所言定世尊之教故有齟齬蓋吾佛教大海有粗細淺深有大小權實又有顯教有密教以五部大乘經猶不能讀者為規矩準繩則安能通其條理矣其人再拜誓首他日來謝之知其非改者吾所識千萬人中纔三人帆足氏其一人也偶有所感記之朝廷以攘夷懲德川氏薩長以攘夷責德川氏諸浪士以攘夷嫉德川氏理則理矣故捨二百餘年昇平

恩德甘被其罪焉然今日尊信外夷恰如師父若使平野國臣真木和泉等見之定破膽驚倒余閑日望西天試問曰汝等猶在中有扼腕切齒耶將在六道岐悔悟一笑耶死人無口使我寂然吁

維新之際余視軍陣諸隊中必有僧侶然而僧侶或將率或參謀未有為廝養者也由此觀之發出人智莫善自佛教矣故吾台門往往出英雄名僧知識乃且不論辨慶覺範以來拔山之徒極眾筒井淨妙一來法師競美宇治橋金剛相摸杉本善住顯術台麓其餘祐覺宗信之輩不可枚舉也戊辰之季義觀鳴

于議論慈雲轟于咒力慈隆響于軍畧並皆以吾宗
等屬東軍又有三上超順者日蓮徒而屬西軍以武
勇顯其餘失名稱故不贅或曰僧侶而臨戰場其義
矛盾余曰不然佛教有折伏攝受二門折伏之日有
賞有罰文殊執智劍不動持劍索亂臣賊子不可以
不罰也

元治元年甲子東西爭衡之時余在京師專論國事
然而議論兩立曰倒幕曰佐幕余主張佐幕論者當
是時過激暴行日甚矣或斬首或裸體絞殺或剝削
弄殺或梟之橋頭或肆之河原如斯不可見之狀無

日不有也橋公會侯俱命警衛余並辭之然而始終
無恙矣或者怪之余曰俺人間故如是其人忍笑問
其狀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其如
是也耳我幼少而在家夙興夜寐未曾違父母矣十
歲而入佛門能仕其師密書顯典無不讀矣苦修練
行無不勤矣今憂國之餘出雖諍是非行不欽禮節
言不撓持論其意偏在維持皇國愛憐下民也金人
雖暴不嫉李綱源將雖猛不怨重盛是余之所以其
無恙矣問者笑而去

戊辰五月余在戎馬間之時銃丸不中劍戟不徹他

日人怪問之余曰俺出家何足怪更問其義荅曰法華說法師義云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座者空理安住此理故忘我他彼此念慮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住此心故不與衆爭如來室者大慈悲心然武器乃本生自大煩惱矣蓋以劔戟烏銃向人者是瞋煩惱之極原夫治此煩惱之藥名之大慈悲心怒病雖重理不勝藥不中不徹何容疑矣經云刀杖不加毒不能害客曰不與衆爭者何由乎在戰場耶荅曰非爭在化故慈悲者臨戰場譬如騷人墨客之遊花下月前矣經云破魔兵衆而擊法鼓又云如

大刀劔摧破魔軍客曰無彼此念者何別東西耶荅曰無念故能觀理因預知攘夷難遂上奏愚按又苦口辨論之古人曰知於未萌見於未形是其僧侶之所以爲僧侶也我故曰何足怪

○

余癸丑以來以憂國事甚自然多其所聞又多其所見近者屏居毘沙門堂絕世之交林間煖酒望麋鹿矣牕下嘗茶憶陸羽矣又爲拂閑鬱或讀稗史偶閱德川十五代記明治太平記與我所聞相違頗多矣是如陳壽之記蜀志有所諱而然歟或校訂不足歟又或我所聞訛歟故不論其是非也若戊辰五月事

甘軍市七日辨談
件余在王座右親見聞之其紕繆不可不正也此日
之戰卯上刻始于服部筑前山岡鐵太稱前將軍使
帥來官軍申上刻終于新黑門口壞我視其不可為
勸退去於王若其門門黑門為大手谷中門為搦手
其外東有四門曰新黑門車坂屏風坂坂本口南一
門謂之無常門葬式渾用此門故平日閉之傷有擊
吉尼祠有高番所就便利私許出入此日閉而置警
衛西一門謂清水口都合八門戰爭有無我不之詳
矣兵士乃原是烏合故万石以上無一人雖有小笠
原半之助者唐津侯次男而住吾所單身而無從者

竹中丹後守亦在吾所又以池田大隅守為將是從
諸隊長求也餘不可數矣榊原鍵吉亦此日帥門人
來在吾所保護王之意歟故不臨戰場又有高田脫
士九十二人隊長三人曰酒井良介井上文治布目
又兵參謀一人曰石井八彌都合九十六人皆言我
輩為德川氏拋身命以嗣小平太志餘輔佐寡君小
平太乃康政寡君者指高田侯如是故皆善鬪然而
旗章等用源氏車紋同名字同是以不知者誤為鍵
吉不可不擇也疊盾我所指示原是伽藍原是出家
故無戰鬪具因藉用凌火急乃二疊斜立合以刀子

甘肅市上明非談
又筭縫之以充胸壁執斧鉞者不可不知也新黑門
口所以先壞者蓋山王臺隣寺謂之本覺院細川家
宿院也同家士庶常遊步于此委知其地理東南角
有小兒上下形似間道試來自此處山內地廣人少
且戰爭央故無知之者遂導諸隊是其東軍之所以
失結局也東照宮云云件此日別當寒松院孝泉自
早天帥僧徒數十人來保護神殿申刻及敗孝泉自
出之他人非所預別當亦無所失我亦親見之寧有
姦賊之為謠言端人正士幸勿惑焉又今日皇族非
昔日皇族昔日皇族非今日皇族人不知故想像說

大畧失事實不可不辨此時皇威未墜地是以皇族
面前不許凡下議論雖榊原鍵吉來在庭上我尚終
日不交一語矧親王乎又天野八郎來三河島逢于
余始知法官是實說也八郎乃自初籠吾山之人然
猶如是以此二事料其餘當知齟齬不匙矣諸堂舍
兵燹可惜之義余亦惜之不尋常然而其實雖一字
未嘗罹兵燹為後學聊辨之德川氏尊信台教偏厚
是故外護不懈精心力故不燒又山內諸寺院幸皆
不貧依之年年培養樹木不懈雖一木容易不伐之
護念力故不燒此日敵軍發巨炮無間斷雖然樹木

列立維持伽藍故巨丸不發佛郎機無功僧侶退去之時皆自放火然尚各院十而存八况諸堂舍乎或曰不燒不然暴人大怒之以各院戶障子爲導火樹油燒之真是無藥之人虛實雖不可知夜戍下刻諸堂舍一時發火府下一同垂淚而望上來事件我親見聞正之滿天下士庶人其思之麾下士而爲西軍所使者四人服部筑前乃維新後籠居于駿河不與世交云余不知其何意又不詳其虛實大久保一翁乃爲教部少輔明治八年余有事而訪自宅用辨後談及東台戰爭一翁曰若彼事件

無名無義真是兒戲余正色荅曰然將軍已甘受朝敵名伏罪謹慎然謂非朝敵是無名無義固不俟論且地非城郭故無防敵險士皆烏合故無當敵力以之諍是非實是暴虎馮河是故不遮敵之笑之又不顧衆之嘲之但愚以爲非麾下士之可謂事翁聞之赧顏渺懣流汗如涌默然偶坐稍一時矣余言他辭去我雖疾不仁甚尔來不詢大久保氏余嘗就親友求講論語於攝州平野辨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章之次批評育兒院曰釀國辱導不仁犯國權以愚視之惡逆莫大焉然朝廷賞之各宗喜之我

不知其所以偶有客前問其義余反問曰棄兒富家歟貧家歟客曰貧之極也余曰於情厚歟薄歟客曰知人情者豈棄其子余曰謂日本人不知人情貧極者至棄其子則是國美目耶客赧顏不答余曰吾故曰釀國辱客問其次余曰世相傳言棄兒者必覩拾者是原詐謀往時甲斐莊飛彈守爲市尹一夜自巡市中偶有棄兒市尹蹙令啼之其母跳出止之市尹大怒曰棄血肉不顧乃不仁極潛覩拾者乃出詐力並非人間可作事明旦自誅之日本橋見聞者皆戰栗爾後在職二十餘年東京府下一人之無棄兒罰

一人而千萬人懼者其謂之歟六韜云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不可不知然今養之豈非導不仁乎客問其次余曰棄兒者天下至窮民矣田野里正市廛戶長當上奏之而賑恤之是古今通規往昔子路爲蒲宰救賑貧民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子曰汝以民爲餓何不白於君具在家語吾故曰犯國權古人曰厚施於民田氏之所以併其國亂臣賊子之欺世工夫非一二治國之人不可不考也又小惠弊周已有之故孔夫子歎之唐僖宗之時有好施宰相嘗

以囊貯錢行自施人皆大笑宋徽宗之時蔡京設病
院募課金最嚴下民不堪皆泣曰不養健兒卻養乞
兒泣與笑雖不同小惠弊不異矣客拜誓首曰初俺
以育兒院為大善根今聞其說如夢覺即去
原夫不可解之事自古或有之若唐李林甫宋秦檜
並是極惡無道而宰相十九年然同得保首領令終
牖下實是可怪若我○○某亦同之已為跖犬倒吾
主家端人正士切齒不顧巍然日夜釣名射利終全
首領而死褥上不可不疑也更又有可怪矣天保八
年八九月比不擇貴賤老少緇素男女著緋纈文襦

太平按○其蓋指
山岡鐵太郎

携鈴與鳴子京師一般皆踊躍矣謂之蝶蝶踊慶應
三年九十月比都鄙一槎或稱吾家木符降或号紙
牘下設酒食事踊躍不拘招與不招遠近訪來皆狂
遊矣謂之御札踊明治二十一年比都鄙遠近不
論何宗彼宗或稱吊○○氏或名○○君追福大設
法會施酒食謂之徹醜踊並皆如醉如狂以道理不
可議以是非不可論偶有客驚曰僧侶營法會何謂
之醉狂余曰吾大世尊之教躬安住平等大惠而主
慈悲一切衆生無不救矣一切衆生無不憐矣是以
無事故無請求而先營追福者唯有三曰天子曰死

戰場者曰罹天災者天子四海父母故別勤之死戰
場與罹天災者追福有無不可知故更勤之其餘無
事故無請求而若作之則大違條理故佛誠之法華
經云不說他人好惡長短言好乃惡顯言長乃短現
住平等大惠者不可不謹也不特佛誠之俗士亦誠
之昔迦葉行頭陀於貧里淨名呵之曰迦葉住平等
法應次行乞食孔子亦疾如是語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賢人君子須加三思矣伏按亂賊之欺世若
王莽之恭謙下士安石之節儉勤學世人殆雖可迷
天道昭昭不可欺故天定制人之時必有若臍中燈

責是故玄宗夢覺林甫被剖棺之責孟珙開活眼檜
賊受屎尿之辱於是不可解之事始可解可怪之事
始不可怪也

昔者劉禹錫有言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
有龍則靈若吾皇國雖土地不廣秀出萬國者不眇
矣蓋若諸城郭其一也天正年間豐太閤城姬路以
其似人名之白鷺城後及定天下大城大坂城稱皇
國第一余雖不知何人築之西有熊本城東有仙臺
城中有金澤城田夫野人望見之皆流涎莊內城名
之鶴岡大手搦手俱門外畜鷺不知其所由知其所

由之城雖不少耄而忘之東照公治天下之後課諸
侯築名古屋府中二城名古屋大而美矣名之金城
屈指者必次之大坂駿府美而小名之婦人城歟客
微笑江戶城乃天正十八年入國時築之後數改造
之漸大漸美城中有三間二枚杉戶余記臆以來本
西合燒失六箇度並皆用一枚板人驚其奇品物物
美麗固不俟言城下美亦足粧飾國家尾紀水謂之
三家其邸宅壓田舍城郭安藝黑田競美於霞關備
前兩家舉光於東天藤堂佐竹爭麗於北霄其餘有
孤然而獨美有鼎峙而三美野客村老皆將魂飛魄

去如斯國家之粧飾維新之際或燒之或毀之可傷
可惜○或曰木末樓臺晴始分又曰欄干高出半山
雲層塔高閣現於樹間使凡眼尚清矧愛風致之人
忘其寢食不可笑也東京寬永寺增上寺淺草寺龍
泉寺西京延曆寺園城寺東寺清水知恩院南禪寺
等不暇一一枚舉凡莊嚴國家之具無如伽藍精舍
故若東福寺涅槃像大佛殿石垣千里外人不出家
而先欲見之然維新之際收奪朱印黑印或以神佛
判然毀之除之或登用不學無識姦僧賣之拂之使
名所舊跡諸寺院等如脫齒半存半沒又如癩漢或

甘單市上町非記
朽或崩總皆不可見矣。我不知其所由也。若大坂四天王寺、東京淺艸已侵其疆界，又削其境內，且名公園地以令販魚肉，然而欲其堂塔伽藍之美，蓋堂塔伽藍佛道修行之地，故上等不入，女人牛馬其次，禁魚肉不淨，今不然而欲其美，譬如攪拌淤泥求清水矣。嗟夫預之者笑乎，泣乎將怒乎，憂乎我不知其可為諸城之美，諸堂塔之麗，所謂有仙有龍也。我國地不廣而競威於各國者，全由此莊嚴有之。然今攪拌之如脫齒如癩漢，以令不可見而延外人見之，憂國者必泣怒事者必笑，鶻奇哉妙哉。偶有客語，余曰爰

有長者欲見三府，先往東京泊山崎，丁敗障子，缺茶椀，每商棄紙買婦人家，居別之臭氣穿鼻，忙去來京師，欲拜大佛殿三十三間堂，泊其前，名之愚連宿來客博徒，又無籍，或非人繕疊為導，火破床充柴薪，長者怖而下浪花，志四天王寺泊長坊裏，每戶皆乞丐，著服如海帶，或用藁菰，長者驚忙歸古鄉，余來不望三都，余聞之愕然，曰鶻有心哉，當路細目望之，則所以孔父嘉之受禍，垂涎仰之，則所以秦皇帝之失社稷也。先設醜體而延外人，不其生異心也必矣。國土苦樂雖諸經說紛紜，結局不出二義，吾祖大師

曰淨穢差別悉由衆生高下苦樂不關佛也又曰若
作伏攝義者國由於佛不關衆生今依此義按世間
法大畧不出二義文政天保之日本乃非明治今日
之日本明治今日之日本乃非文政天保之日本不
可不知也知之有三曰依報曰正報曰行跡初就依
報論之已如國產名譽辨之米也茶也海苔也並皆
其味大下至于昨今覺菜大根柚密柑等渾失昔日
好味實是可怪矣若正報無智畧無氣力又無風致
多是靖人而多病以余視之國風頓下十四五等須
以身量知之今日之人比之文政天保之人則丈減

尺四五寸以百年一寸減法料之夢過千四五百年
國風之衰宜乎疾矣若行跡亦不同今日謂道則仁
義忠孝謂遊則詩歌連俳書畫琴碁或月見花見或
相撲演劇若食物亦雖未必如鄉黨篇示之原是父
母遺體養之宜用意矣故不與今日同余嘗有告親
友之記如左謝肇淛曰晉地多棗故嗜者齒黃嶺南
人好啖檳榔齒多焦黑蓋日夜觸之則不期而染焉
若藥店帶香氣漁家含腥臭是也以理推之噉牛豕
者自至癡鈍噉豺狼者必染悖逆是自然之勢也近
者國人好噉獸肉上不之制下不之恥我深憂神民

之深其獸心矣或曰戊辰以來作弑逆者甚多嗟夫
有所以哉坐廟堂之人不可不察故我不憚非職辨
之○伏按文政天保之皇國品產美人誠行正是皇
國之所以為皇國也故外人謂之君子國明治今日
之皇國品產不美人偽行邪是皇國之所以不為皇
國也故暴人謂之犬人國邦魂國魄之徒不可不三
思也統御之法亦有之佛教謂折伏攝受所謂信賞
必罰賞一人千萬人喜罰一人千萬人懼不可不知
也國人須明耳而聞此說
貴米穀不貴金銀者戰畧第一條曰一寸山河一寸

金者愛土地者通言曰晝尔于茅宵尔索綯者為國
者定則然維新後止米納而用金納起氣車開新道
損田畑不知其幾許又設學校使農夫不知耕作初
我怪之惜之近者知其有所以矣是學行國也耳句
奴傳云逐水艸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又云利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不知禮義烏孫傳云行國
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人敢戰所學之是非
雖預不可知失三千年國風實可惜矣
元治甲子之年余預推知有今日之急強諍國事而
不遂如今憶想當時識見思慮不至於央恥躬不逮

欲罷不能其所以如左明治丙戌之年在浪華四天
王寺閑日遊於千日偶有持來人頭犬身異物將充
羣客觀覽者余誠之曰昔者孟軻有言曰矢人豈不
仁於函人哉由業不同別仁不仁故其業其術不可
不慎今汝所携者為美耶為不美耶儻如從前唯國
人則供之一笑亦可也今在萬國交際儻外人見之
想像其源則豈非國家大辱乎我若當路則必禁之
我若有金力則必買取之斷世耳目並不得故告之
宜為國家加三思矣即去前後左右聽者作群或曰
當路無人或曰府下無人或曰真僧侶或曰真日本

人一同喝采而別於是愚以為國力未盡須挽回也
爾來滋說仁義忠孝彌勸清心潔行是其所以欲罷
不能也

適有客問曰吾子在東京之日狐狸乞食幽靈請十
念有諸荅曰有之天保八酉戌亥三箇年中事時日
不之詳矣客曰在三井寺之日狐聽講牛請十念有
諸荅曰狐乃然牛乃明治十一年於尾花川授之客
曰在四天王寺之日餓鬼請法門有諸荅曰非請十
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半夥多來余不知其所由故
不授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余辨即身成佛餓鬼來無

數夜半再來謝之客曰不思議哉不思議哉益告衆益其信余曰非不思議狐狸乞食者由空腹幽靈請十念者全在機熟狐聽法者彼好佛教故未曾有經有野干說法緣牛請十念是亦機熟餓鬼得益理當然矣夫法華經乃三世諸佛出世本懷一切衆生成佛直道其化導勝在即身成佛今辨之得益當廣何足怪然而有可怪吾子知之耶否客曰不知余曰近來稱士者必稱大姦賊貴僧者必貴不學淺識不可不怪不可不疑也

或聞余之批評育兒院來語曰異教徒拾育之以傳

其法故吾黨之諸君子先撫育之余失笑曰是其所以歷世禁之儻正法則天下僉尊信之其不尊信由法不正因用此姦策然若云彼作之故我先作之則如云他作盜故我先賊恐招端人正士之笑故我先批評之○或曰吾子評論國衰人下曰盲俗瞎漢或曰無智略無氣力語勢過激意味悽慢恐人憎之須微用意余失笑曰舉天下誹之憎之我何管昔逆賊王莽欺天下之時稱功誦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盲俗瞎漢之衆如斯矣今德川氏已敗人尚不知憎莽賊不可不歎也又逆賊秦檜仕敵國黜

忠臣之時唯有一胡澹菴以爭國事可謂宋朝無人矣今我國家疲弊甚日於一日然而醜虜跋扈恰如君父若使澹菴視之則其是言何無智畧無氣力恐非過言也

或怪秦隋之不復興問其義於余荅曰二國以法律亡故不復興律害不可不知也蓋法律乃培養姦凶弔殺善人之術矣秦始皇隋文帝俱智謀有餘恩德不足之人故二君愛法律一惡起則設一律然智謀有餘不特二君大智姦客必謀其右是以一律出則一惡生矣遂至一瓜殺三人棄灰而被刑當是時天

下人民幾如坐鍼席矣豈誰慕之漢唐反焉故玄宗不亾光武再興炎漢恩也德也不可以不施也原夫生身墮獄者吾佛經中有三曰提婆達多曰多舌童女曰善星比丘竝皆生入泥犁四明尊者示此義曰持戒者人間而天住破戒者人間而地獄我以此理熟視世上或有往來抱獨者或有分食同盤噉者或有共衾同室住者是謂之生身墮畜歟將名人間而畜生歟堂堂神域而有此亂行不可不制不可不論也

我入佛門之後得法咒術若破石沸水治為狐狸河

甘單市上時非談
童所憑竝皆如神其餘縱橫無不能矣人稱曰刃驗者余亦竊慢天保十己亥年歸省暗施其術吾母視之攢眉曰如斯而不止則遂為祈禱僧父母許出家豈欲祈禱僧耶愚大慙爾來誓不作咒術後讀止觀吾祖大師曰未得聖道不得修通虛妄之法障於般若六祖曰不得修通者以神通法於佛法為伎能我由母訓入真佛法不可不悅也近者不知佛教而喜糟粕者甚衆是以筆記往事告之天下諸君子仰願同期出離生死而勿喜伎術糟粕焉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枉了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

國越國亡時又是誰此詩評得妙雖然吳人甚有情不可不賞也桀紂以來亡國之主雖不可勝數若劉禪乃古今唯一人也若傅僉諸葛瞻等雖有捨身守國不知賞之若譙周馬邈等雖有導敵促降不知罰之甘受安樂公封垂涎望蜀戲不知怨之為怨矣敵帥司馬昭尚歎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窮窮其怨不可不知也
天無口使人言之語古今雖無不知之者或有冒之者昔高祖宿柏人問地名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免其難又師直兄弟避難於播州陣泣尾去到引尾遂

見誅得失如斯不可不知也或曰吾友某字曰安
保後号安房竝語勢不美如何余曰邦俗稱痴客云馬
康由趙高之欺二世歟或云阿房基始皇之驕奢喪
社稷歟安保安房俱通阿房泣尾引尾之廢轍不可
以不鑑也

秦檜仕于敵國數陷忠良以求自榮侯景擾亂國家
能斃主翁乃貪帝位二人爲古今無雙大姦賊故景
者并骨民喰之檜者糞溺墓上以辱之爰有合二人
之大姦賊欲糞溺則其骨不可喰喰其骨則無墓之
應糞矣大惡却苦可罰賢人君子請思之

自爲姦賊疾非賊者是謂之跽犬吠堯古今之通言
也然而尚有失者不可不慎昔子密殺彭寵而降漢
光武封之不義侯唐人評之曰不義而可侯則漢爵
爲不足勸矣余曰不然寵乃漢反臣今殺之所以爲
侯又子密乃寵蒼頭是所以其爲不義也或者更難
曰若余者高祖之斬丁固非歟荅曰不非建武五年
若蘓茂周建隗囂公孫述張步龐萌等忽忽而天下
未定故光武賞之延其餘是軍略也高祖及天下已
定誅不臣是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皇國有類之者
石橋山之戰景時放賴朝依之深愛景時是由平氏

未亡奧州征討之時河田二郎斬泰衡獻之賴朝怒
曰汝臣而弑其君逆罪不可宥即梟之是由天下粗
定夫法有規則有時宜有權變有方便有軍略不可
不知也或曰揚雄媚莽賊著劇秦美新馬融阿梁冀
以陷李固杜喬蔡邕仕于董卓伏屍而哭天下皆笑
學士之無操或惜失刑矣如何荅曰若王莽梁冀揚
雄馬融君臣俱不足掛齒牙卓躋點燭之時王允幸
誅蔡邕少可醫端人正士怒外有二賊我常不勝憤
懣蕪威馮道是文帝非暗主世宗固英雄然二君不
罰之我不知其所以也威綽之子隋其讎不仕而可

然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如不仕者是釣名也後
忽然出來拜太子少保是射利也尚有甚矣宇文氏
嫌佛教威祕助其廢毀及隋文再興之威先尊信之
愚弄天下僧侶爲人間者豈得不憎又若馮道已歷
事四姓十君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室不
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嗟夫不可不知也是故余聞
之則必洗其耳語之則必漱其口若誤想像其爲人
則必扼腕切齒獨自怒曰我若同時則必落精進啖
其肉我若遊支那則必飽食糞溺其墓上矣親友某
誠余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子之論二人雖

○可然甚似狂且微謹矣余拜稽首曰唯唯
或有懲役無數是為國辱即問其義於余者荅曰余
以不與世交不知方今景况故其是非不可說雖然
舉嘗所聞以辨之取捨得失任吾子意夫堯舜以來
言仁君英主者必漢取文帝唐舉太宗宋謂仁宗今
按之宋人評仁宗曰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戮
為威財以不蓄為富罪人之不眾也可知矣又太宗
縱死囚三百餘人乃語曰來秋來就死無一人之不
來因上皆赦之是雖非定則仁術可見又若文帝十
三年五月除肉刑史氏評之曰至於斷獄四百有刑

○措之風又班固贊帝曰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古今稱
三君者必由罪人寡不可不知也
蓋夫物不一準言而有不可不言而有不可昔胡銓
上書爭國事即被謫始皇封松五大夫松本木訥故
不言宋人論之曰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
官元治甲子之年余諍國事無所不言無所不論今
考之有一事偶失故筆之左三國演義南蠻記云其
處無刑法但犯罪則斬有女長成却于溪中沐浴男
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為學藝又匈奴
列傳云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並是雖國人非可言事今日
萬國縱橫之際不可不知也又余在東台之日有弘
護法念佛者幕府怪請調查於東叡王王命之愚愚
辛苦數十日詳知其非上奏之以防之近者毒煙再
發名之不言講明治十六季於浪華余大論破之其
後有無未之聞也法雖正僧未必正矣風俗通所謂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故頭髮之人日夜用意不可以
不防不可以不制也

余與盛阜侯親侯嘗問節儉義荅曰節儉不如省費
省費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人省人不如省官侯行
之已得效驗後問其義余曰多官則多人多人則多
事多事則多費是即所以紛紜喪國家也侯微笑而
去及德川氏國家多事增官增人彌多而彌不辦余
諫之曰吾佛經中有瓶水事雖似戲言不可不知就
信徒衆而事難辦佛用侍者二人動則瓶水涸更命
爲三人遂摧其瓶於是佛告衆曰用辦由人侍者必
可一人依之考之許多人中必有材能詳細撰之拔
擢之百般任其人則事立辦矣昔蜀帝以費禕爲尚

甘肅市上明辨
書令禕識悟過人文書一讀不忘聽事判截應聲更
接客談話傾杯圍碁等可謂有餘力後董允代之欲
效不能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是非吾之所
及又宋武帝登用劉穆之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
決斷如流無事不辨天下皆疑穆之耳目手口同時
用之精神之妙可羨又開元三年正月姚崇有子喪
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及崇出裁決忽盡頗有德色
盧懷慎恥躬不逮即辭宰相玄宗曰人各有能乃不
許以此三事按今人材不可不擇冗官不可不除德
川氏頷而不用因又語曰昔者陸象先有言曰天下

本無事但庸人擾之又陸贄曰財匱於兵衆力分於
將多又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多制不可不除多將
不可不省多庸不可不去就中多庸尤可畏無用人
而秩祿足故或道遙田野煽動愚民或散步堂舍惑
亂僧侶伽藍之難維持農商之難渡世庸人之害甚
自蝗矣或曰尚有甚廳中唯欠呿與煙草耳故嫉人
之作事遂至使才子不施其才蘓軾曰爲政在去三
冗蓋三冗者曰冗官冗兵冗費不可不知也德川氏
追其非竟至于今日殷鑑不遠滿天下諸君子請其
思之

○
余少年之比好讀通俗三國志親友戲問曰劉玄德
可興炎漢耶不荅曰不能友曰當時見之歟將從今
日謂之歟荅曰當時見之友曰何以見之荅曰時人
謂智士則必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論勇士則必言
徐晃典韋許褚龐德操是國賊這八士輔賊者在此
多賊中安得興漢火友曰知時節有道耶荅曰至多
稱吉平者則必有功矣夫吉平真英雄至死不易辭
知不免自摧頭可謂大丈夫若徐晃之斃達一箭典
韋之死亂軍中許褚之喰飛一矛龐德之陷羽水術
竝是匹夫勇敵一人耳世稱此匹夫天下貴此姦賊

事之不可爲也固不俟多言親友再拜而去又安政
年間余在東台讀宋史親友某問曰宋可併得天下
耶荅曰不能某曰何以知之荅曰由無人夫高宗歡
姦秦檜恣逆當此時上書諍之者胡澹菴一人擊地
大鳴不平者韓世忠一人數萬人中僅二人何可爲
之有施全怒之刺檜賊於道中雖不克威風凜凜若
有嗣志者則必果其事矣某曰孟珙滅金冀溺墓上
之時如何荅曰遲國力已盡人心已離不可不知也
頃者某君問時勢荅曰未可爲何則國人皆稱姦凶
貴不道適雖有若志賀金八平岡圓四郎守道而死

者名尚不知况於其為人乎是所以不可為也天道循環必有世人咸憎蕪威馮道愛施全吉平之時當是時若高祖倡義光武說道則天下之清掃可屈指而俟矣

十三年歲在庚辰二月十八日早天有火柱倒於西北顛倒之時其聲如雷爾來時氣大瘳至今年最甚原夫夏雪冬雷狂花暴風等並皆由物不順近屬櫻田之時三月三日雪超尺西鄉謀反之時二月十五日雪至股雖不夏雪亦非常昨廿一年七月十五日又有磐梯山事噴火破裂死亡幾六百人其餘暴風

水難等不暇枚舉昔者董仲舒有言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嗟夫滿天下之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慎也昨今之不時候尤可畏尤可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棺前而脫稿陶潛曰鳥倦飛而知還棘樹曰於戲於戲

前書已成將閣筆偶有客問曰吾子所言與世人所言其論多不同如何荅曰是其棘樹之所以為棘樹也蓋夫專自行而不勤化他謂之小乘專化

甘單市上時非言
他而不顧自存沒名之。大乘菩薩僧雖法無二人
自有不同故。視三周聲聞沉著小乘佛作彈訶說
視末代鈍根沉著世法。大師設三術教不可不知
也。然而不沉不著是謂之一心三觀是其台徒之
所以異于他門矣。像法決疑經云善男子諸佛說
法常依二諦說世諦法時不違第一義諦。旨近以
標遠立像表玄諸惡比丘於此義中不能解了。誹
謗不信隨相取義。歷劫受殃。大智度論云人當以
法治世賞善罰惡。法不可犯不捨尊親立法濟世
所益者大何用獨善其身。自守無事。是以吾天台

大師妙玄設折伏攝受二門示信賞必罰摩訶止
觀。舉歷緣對境教塵塵不可思議。宜研究之。山家
大師傳之開吾山。桓武天皇尊信之置內供奉
十禪師。所謂圓人取法無法不圓經說之云。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非淺識權小所知矣。慶
應三年嘗辨之。明治十七年亦粗論之。並如左。
龜桑夜談云。或見余之壬戌以來深憂國家。或以
書諍政道是非。或親對權要之人論駁其得失。苦
口不休而為沙門不可作之事。大誠之余乃謝
之。然而其行猶不異矣。有人怪問之。荅曰。韓退之

嘗有言曰山林者士之所能安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儒士猶如斯况沙門何於今世寧處乎又張忠寶曰人若無心濟天下不知蟲鳥又何情詩人猶如斯况沙門何倚觀坐視事眠食乎蓋避害求安常貪飲食而不知其可否忠邪者烏雀是也佞諛求食但愛佚樂而不知其好惡逆順者雞犬是也苦修練行之徒詎學之孔夫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夫釋氏之道慈悲為本濟度為要故自慈悲眼觀之則禽獸猶不可棄是所以尸毘王代鵠而不惜其身也自濟生利物意觀之則惡人猶

可憐矣是所以今佛世尊化度阿闍世王也其如斯惡人猶可憐况不惡乎禽獸猶不可棄况不禽獸乎方今國家惑亂民有焦眉之急矣若無意濟之則為本之慈悲何在為要之濟度亦其何在苟以天下為意者不願安逸以濟生利物為意者不惜身命是謂之神域好漢真大丈夫也請拭目而讀佛經焉

台門指月鈔云客問曰暗輔翼政道之義可得聞耶答曰王法明立賞罰佛法暗立賞罰明立之天網或有僥倖而脫之者若新羅三郎之暗殺義忠

宋太宗之賊殺其兄而奪其位是暗立之天網決
無脫之者往昔妓女著法衣以為戲依此緣得阿
羅漢果載在大論又一比丘以錫杖倚佛圖牆大
減果報載在目連問戒律經微煙登天少水入地
因果報應毫無差矣加之王法視其作惡制之視
其作善賞之若佛法則不然常以諸惡莫作眾善
奉行教未然喻之即令一切眾生以息惡勤善例
如父母之撫育赤子橐駝之培養樹木仁人君子
誰不欲之聖德太子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
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不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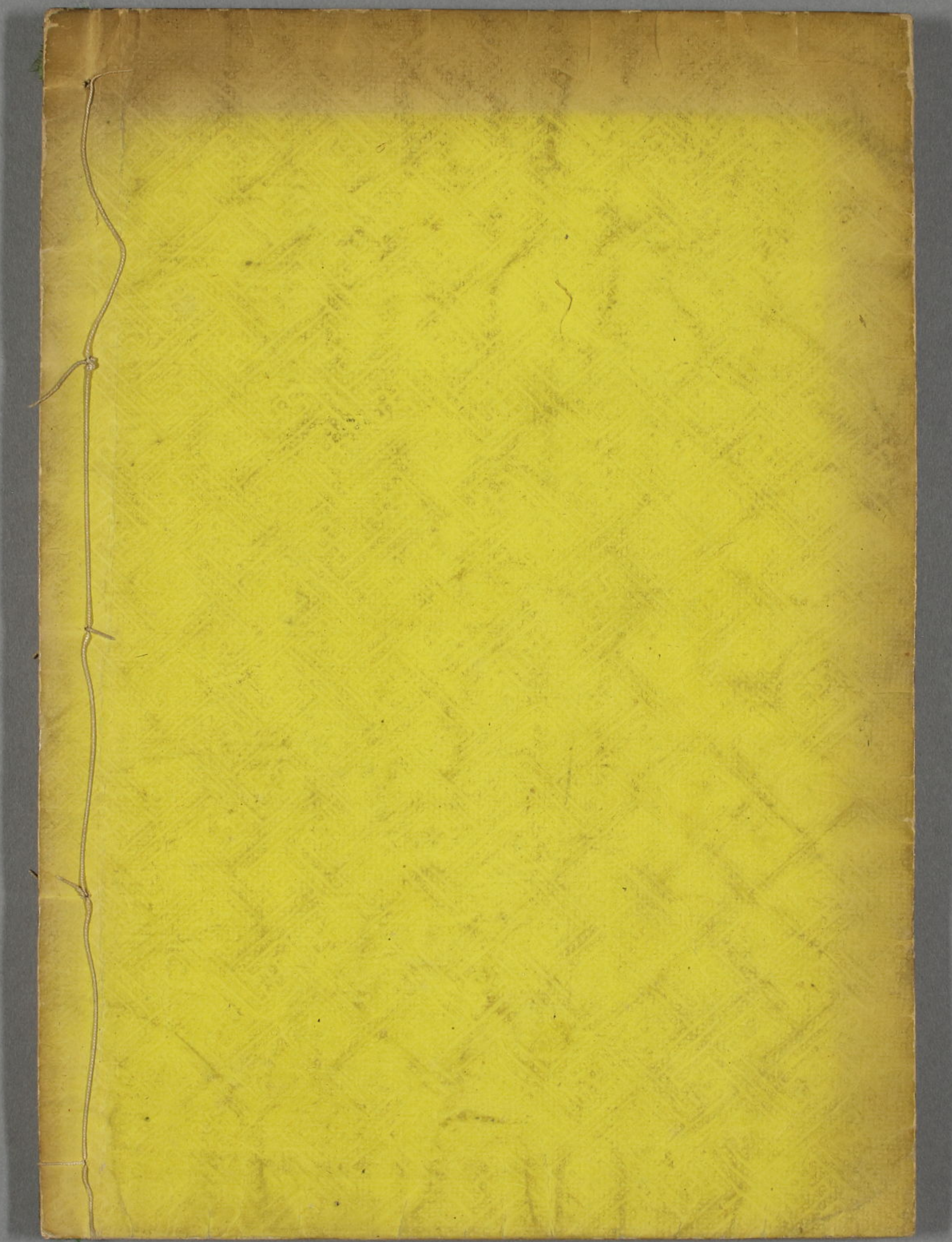
法是其所以輔翼政道也

客又問曰涅槃經云於戒緩者不名為緩是何謂
也答曰佛為翻迷開悟設三學所謂戒制業非定
修動亂慧治煩惑然業非不一故制法亦多種若
因地立者還因地倒頑夫鈍僧依法反增邪智不
善造業甚自世人矣於是佛不得已暗弛戒律如
斯言之又吾天台智者大師乃兩朝四帝之國師
陳宣帝隋文帝乃且不論之若煬帝乃雖有可論
幸大師先西逝故不言矣若陳後主事詩文酒色
而不勤政道事驕奢縱逸而不憐下民故大師數

甘單市上昨非談
諫之數，諍之然。帝之左右並皆不面從，後背則必阿諛曲從矣。江總、施文慶等日夜導之，不道於是。大師以爲果報，之不可願也。不啻北洲長壽天矣。依之設四句常以乘急戒緩爲口實。蓋佛視因以改絃，大師視果以易張，因果雖殊，其弊一矣。當路執政不可以不知也。貴權高族不可以不察也。昔者齊威王容鄒忌之諫，乃下令曰：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是其威王之所以爲威王也。明君良主其思之。又昔者衛史魚

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賢，退不肖，是不能正君也。死無以成禮，蓋以屍諫也。漢汲黯對武帝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是以死諫也。唐柳公權對穆宗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是以筆諫也。宋呂誨臨終上書曰：臣本無宿疾，偶值庸醫用術，乖方等是以病諫也。大凡忠臣烈士之思君無時，不念無事，不論故能致泰平憂國之輩，不可以不知，不可以不勤也。

邯鄲市上昨非談終



前天台座主赤松光映著

邯鄲市上昨非談

京都

山田保延堂梓